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六七

詳校官内閣學士臣尹壯圖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顧永寧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六

人部三十五 謙 恭敬 智

讓三

原 禮宗 德主 左傳卑讓禮之宗也又讓德之主也 仁大 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子魚即目夷 讓光 左傳易謙尊而光

增 奔義 史記索隱奔義激世莫先伯夷 鳴謙 易謙卦六二鳴謙貞吉 沉刀 抽矢 藝文類聚郭翻經河墮刀於水路人有為取者翻因與之路人不取至於

三四翻曰爾尚不取我豈復得乎知其終不受乃沈刀於向所失處　左傳魯哀公十一年齊師伐我及清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

採樂　伐桑　論衡泰伯入吳採樂斷髮文身以讓季歷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刑餘之人不可為宗廟社稷主　沈約齊記韓係伯襄陽人西土風俗田與鄰並者畔上種桑以志之係伯畔上種桑枝條蔭蔽他地每開數尺以避焉鄰隨復侵之係伯輒伐樹更種侵畔者慙勿敢犯也

共推田宅　惟取圖書　周韋世康傳世康性孝友初以諸弟並隆貴獨季弟世約宦途不達共推父時田宅與之　南史王曇首傳曇首幼有素尚兄弟分財惟取圖書而已

固辭三公　止授九品　周書竇熾傳帝欲以熾子榮定為三公上書固辭陳畏懼之道帝乃止及卒上謂侍

臣曰吾欲置滎定於三事其父固讓今欲賜之重違其志於是贈荆州刺史　宋史呂蒙正傳初盧多遜為相其子起家授水部員外郎蒙正為相其子亦應授官如之蒙正言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天下才能老於巖穴不霑天祿者多矣今臣男始離襁褓即膺如此寵命不可乞以臣釋褐時官官之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

富貴已極　筋力未衰

後漢陰興傳陰遷侍中賜爵關內侯帝名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　新唐書房玄齡傳元齡進司空仍總朝政元齡固辭帝遣使謂曰讓誠美德然國家相眷賴久一日去良弼如無左右手願公筋力未衰毋多讓

待罪行間　迎拜路左

宋史神宗拜王德用簽書樞密院事德用謝曰臣武人得以馳驅自效待罪行間足矣且不學不可以當大事不許　唐書裴

度建節彰義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櫜鞬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

予不忍聞　臣何敢受　符子武王以天下讓岐封子岐封子曰敢勿勿然以天下為事乎君往矣予不忍聞之　元史姚燧傳太平九年遣正事呂洙如漢徵四皓故事徵燧燧至武宗面命為太子少傳拜辭曰昔臣伯父先臣樞嘗除此官尚不敢拜臣何敢受

必後長者　不及小兒　禮記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八年謂子生八年也　南史蔡興宗傳興宗父廓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以與兄軌軌罷長沙郡還送錢五十萬以裨宅直興宗年十一白母曰一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直不宜受也母悅而從言軌深有愧色謂其子澹曰吾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

分金二段　賜牛一頭　錦囊注管夷吾

鮑叔牙二人結義一日往郊外見金一段相讓不收至回復見分金為二段天賜與之各執一半古人質樸具無奢願　北史魏張恂傳恂孫萇年為汝南太守郡人劉宗之兄弟分析家產惟一牛爭不决訟於郡庭長年見而悽之謂曰汝曹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必不爭乃以己牛一頭賜之於是境中各相戒約咸敦敬讓

裁留數畝　遁亡七年　皇甫謐列女傳廣漢汝敦世殷富兄弟早孤而嫂貪悋歟以所受田宅奴婢三百餘萬悉讓於兄裁留園地數十畝起舍耕作　東觀漢記和帝詔下有司曰故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當襲父般爵而稱父遺意致國弟憲遁亡七年所守彌固蓋王法從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爵

韓偓薦相　張老辭卿　唐書韓偓傳帝嘗欲以令狐渙當國俄又謂偓曰渙作宰相或誤國朕當先用卿偓因薦御史大夫趙崇勁正雅重可以準繩中外帝知偓崇門生也歎其能讓　國語

晉悼公使張老為卿辭曰臣不如魏絳乃使魏絳佐新軍

吾安可忘　孤當代叙

後漢寇恂傳賈復部將殺人於頴川恂乃戮之復以為恥過頴川謂左右曰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皇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區區之趙尚有此舉吾安可以忘之乎　周書蔡祐傳祐當從征伐為士卒先軍還諸將爭功祐獨無所競周文每歎之曰承先口不言勛孤當代其論叙

益避箕山　光投盧水

史記禹以天下讓益益避禹之子啟於箕山之陰　莊子湯讓務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何不立乎務光曰廢上非義殺人非仁子犯其難吾享其利非廉也乃負石自投於盧水

一門有二　與馬為三

南史王僧虔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當有

八命之禮我若復此授一門有二台司實所畏懼乃固辭上優而許之容問其故僧虔曰吾榮位已過無以報國豈容更受髙爵乃貽官謗耶　又沈慶之嘗乘猶舁無憾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騎履行田間每農桑劇月無人從行遇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曰吾每遊履田間有人時與馬為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及賜几杖並固讓

財佐軍需　功歸參佐

嘉謀録漢高祖擊陳豨使使拜蕭何為相國益封置衛名平曰君居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封君者以淮陰新反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讓封而弗受悉以家財佐軍需何從其計上説　三國魏志王基拔壽春轉基為征東將軍封東武侯基上疏固讓功歸參佐由是長史司馬等七人皆侯

豈敢忘君　此可勵俗

史記楚昭王病甚乃召諸公子大夫曰孤不佞再辱楚國之師令乃得以天壽終孤之幸也讓

其弟公子申為王不可又讓次弟公子結亦不可又讓次弟公子閭五讓乃後許王卒公子閭曰王病甚舍其子讓羣臣臣所以許王以廣王意也今君卒臣豈敢忘君之意乎乃迎越女之子章立之是為惠王　唐書魏徵傳徵當封一子縣男徵請封兄孤子叔慈帝愴然曰此可以勵俗即許之

輿迎令尹 **車避將軍** 呂氏春秋沈尹筮游於郢五年荊王欲以為令尹辭曰期思之鄙人孫叔敖彼聖人也王於是使人以王輿迎叔敖為令尹而國治　史記藺相如拜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每朝會時嘗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舍人諫相如曰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

老夫何功 **寡人不佞** 晉書王濬平孫皓有功為王渾所忌范通曰卿功則美矣恨所以居美者未善濬問故曰旋軍之日角巾

私第口不言平吳功若有及者則曰聖主之威羣帥之力老夫何功之有王渾得無愧乎　史記太尉周勃迎立代王代王曰奉高帝宗廟事重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寡人不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向讓者三南向讓者再

異獨屏樹　囂密移藩

後漢書馮異為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為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謝承後漢書陳囂與鄉人紀伯為鄰伯夜竊囂藩地自益囂見之伺伯去密移其藩地一丈以益伯伯慙還所欺又却一丈二尺相避凡廣三丈

崔詩上頭　韓文獨步

李白詩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　蘓東坡評歸盤谷序歐陽公謂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余謂唐無文章惟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而已生平欲效此作每執筆輒罷因笑曰不若且放退之獨步

李子抱孫

先人後已 晉書王羲之傳羲之與謝萬書曰頃東遊還修治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戒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 禮記君子貴人而賤已先人而後已則民作讓

自陳至三 引拜數四 漢書孔光傳光父霸為人謙退不好權勢常稱爵位太過何德堪之上欲致霸相位霸讓位自陳至三上深知其至誠乃弗用以是敬之 三國魏志田疇字子泰右北平人太祖北征烏桓軍還論功封疇為亭侯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太祖不聽欲引拜之至於數四疇終不受

買宅奉兄 推財與弟 南史桓閎傳詳上二 又褚彥回傳彥回父湛之卒彥回悉推財與弟澄惟取書數十卷

為國常節 承父素懷 後魏書高肇子植為濟州刺史植率州軍討破元愉別將有功

當蒙封賞不受云家荷重恩為國致效是其常節何足以膺黜陟之報懇惻發於至誠 北史韓麒麟孫子熙少自修整有學識初子熙父以爵讓弟顯宗不受子熙承父素懷卒亦不襲及顯宗卒子熙别蒙賜爵乃以先爵讓弟仲穆兄弟友讓如此

聽復本封 **超登大郡** 晉書羊祜封鉅平侯其後詔封為南城侯祜讓不拜及甍遺令不得以南城禮入柩詔曰固讓歷年志不可奪身沒讓存遺操益厲此夷齊所以稱賢季札所以存節重違其志今聽復本封又郗愔傳愔襲爵南昌公再遷黃門侍郎時吳郡守闕欲以愔為太守愔自以資輕而年少不宜超登大郡辭讓切至朝議嘉之

越當茅土 **遂成閒田** 南史劉靈哲傳靈哲當襲父爵固辭以兄子在魏存亡未測無容越當茅土朝廷義之 齊元文遥傳初文遥自洛遷鄴惟有田十餘頃以資衣食魏李宗室被侮有人冒相侵奪文遥即與之及貴其人乃

將家逃竄文遂大驚遣加撫慰還以與之愧而不受彼此俱讓遂成閒田

解符就學　**掛經辭封** 元史蘇爾約蘇哈雅傳蘇爾約蘇哈雅襲父官一日謂弟呼圖克哈雅曰吾官情素薄願祖父之爵不敢不辭今已數年矣願以讓弟即解所綰黃金虎符佩之北學於姚燧仁宗在東宮聞其以爵讓弟謂宮臣曰將相家子弟其有如是賢者耶　後漢丁鴻傳鴻與弟盛同居及父綝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不報既葬乃挂衰經於冢廬而逃去留書與盛曰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仲公盛字

進飲　**逡巡**　**發言慷慨** 晉書阮瞻傳瞻嘗羣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衆人趨之瞻獨逡巡在後須飲者畢乃進其退讓無競如此　吳志魯肅卒孫權以嚴畯代肅畯前後固辭曰僕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悔咎必至發言慷慨至於流涕權乃聽焉世嘉其能以實讓

自有仲齊　**已經平**

予 函史義行傳宋歐陽守道字公權吉州人湖南帥吳子良聘主嶽麓書院而宗人新寓長沙與談經相契也因謂新曰長沙自有仲齊守道何為乎即謝去 王澄別傳澄風韻邁達志氣不羣從兄戎兄巨甫名冠當年四海人士一為澄所題目則二兄不復措意云巳經平子澄字平子

以孝為字 與雖同名 北史崔挺傳挺五代同居後頻年饑始分析與弟振推讓田宅舊資惟守墓田而已家徒壁立兄弟怡然欲諸子恭敬廉讓因以孝為字 初潭集顏雖少從蔡伯喈學琴伯喈賞異之曰卿必有成吾以名與卿故雖與伯喈同名字元歎言為雖所歎

退避三舍 不獻五城 左傳晉公子及楚楚子享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避君三舍及城濮之役子犯曰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 史記趙孝成王得信陵之矯奪晉鄙兵

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罪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

放出一頭 **不枉百步** 函史蘇軾傳軾以書見歐陽修修謂梅堯臣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 唐書朱仁軌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日讓畔不失一段

排難解紛 **執雌持下** 史記平原君以千金為魯連壽連笑曰所貴天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餘詳後注 家語金人銘曰執雌持下人莫踰之

臣從伯游 **我師疏廣** 左傳晉侯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臣習於智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晉侯許之 晉書羊祜與仲弟繡書曰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自責乎疏廣是我師也

辭榮令終 **避名全節** 王隱晉書司徒魏舒

遜位論者以為晉興以來能辭榮令終未有如舒者焉　晉書唐彬贊儒宗知退遜名全節儒宗彬字也

賦詩明志　著論息爭　遼史義宗貝太祖長子也出治東土太祖崩奔訃知皇太后欲立德光謂公卿曰大元帥功德及神人中外攸屬宜主社稷乃與羣臣請於太后而讓位焉太宗既立疑之曰吾以天下讓主上今反見疑不如他適以成太伯之名乃立木海上賦詩明志浮海而去　晉書劉寔傳寔以世多進趨廉遜道缺乃著崇讓論以矯之其詞曰古之聖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

札雖不才　熹宜有益　史記吳世家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札謝曰曹宣公之卒將立子臧子臧去之君子曰能守節矣札雖不才　張以才願附於子臧之義　宋史黃裳傳詳上二

誠請　丁為理屈　文選任昉為褚蓁讓代兄襲侯表張以誠請丁為理屈注張純臨卒謂家

丞曰吾無功於時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爵於奮上詔奮嗣爵奮稱純遺命固辭帝以奮違命詔收獄奮惶懼乃受又丁鴻父綝卒鴻當襲封上書讓於弟不受遂逃去後因友人鮑駿責之鴻乃感悟還就職

多慚鵷鷺　實愧蜉蝣　文苑英華李嶠為第十舅讓殿中少監表妨賢受位多慙鵷鷺之羣匪服叨榮實愧蜉蝣之羽

僕素書生　將稱長者　三國吳書嚴畯事詳上發言慷慨注　北史元定傳定累從征伐戰必陷陣然未嘗自言其功周文深重之諸將亦稱其長者

情在忘言　辭皆垂涕　王隱晉書杜尼字行齊廬江人王敦為刺史舉方正顧榮等各薦尼於相府元帝曾欲省尼尼深讓帝答曰吾與足下情在忘言寧論常儀以為國子祭酒尼前後十餘表求解　十六國春秋前趙錄張寔為鉅鹿太守治任威强路不拾遺曾欲以寔為司徒太保皆垂涕固辭

何患無物　不能為勞南史褚彥回傳彥回父湛之卒有兩廚寶物在彥回所生郭氏間嫡母吳郡主求之郭欲不與彥回曰但令彥回在何患無物猶不許彥回涕泣固請乃從之　符子禹讓天下於奇子奇子曰君之佐堯舜勞矣鑿山川通河漢首無髮股無毛故舜也以勞報子我生而逸不能為子之勞矣

不拜僕射官　自為掖庭令南史孔靖傳靖遷尚書僕射固讓義熙八年復為會稽內史修飾學校督課誦習十年復為右僕射又讓不拜　漢書張安世兄賀為掖庭令宣帝即位賀已死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冢為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賀早死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彭祖又少與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為掖庭令非為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

詔賜一億錢　願受五百戶後漢書馮緄字鴻卿

長沙蠻寇益陽荆南皆沒拜緄為車騎將軍軍至長沙進擊武陵蠻夷荆州平定詔賜錢一億固讓不受振旅還京師推功於從事中郎　東觀漢記上封朱祐祐自陳功薄而國大願受南陽五百户足矣上不許

未有毫髮自效　何敢襁褓受封　文選魏武帝上書讓增封武平侯及費亭侯表陛下追念先臣微功使臣得襲爵土祖考蒙光照之榮臣受不貲之分未有毫髮以自報效食舊為幸非敢飾詞　漢衛青傳上封青三子固辭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獲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今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伉等三人何敢受封

子產入陳賞辭六邑　魯連救趙笑却千金　左傳鄭伯賞入陳之功饗子展賜之先輅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輅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曰自上以下降

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請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也　戰國策魯仲連見辛垣衍不復言帝秦適會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餘已詳前注

居傳張陸臨池則楊柳交垂　國盛衣冠布地則薰華徧産 初潭集陸慧曉與張融並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何點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舊傳有交讓瀆因張陸也　山海經君子國民衣冠帶劍土方千里多薰華之草好讓故為君子國

讓四

增讓木 宋江休復鄰幾雜志橘樹直踈枝葉不相妨蜀人謂之讓木　**高彬此舉** 正史

全編晉唐彬與王濬伐吳為先驅所至皆下度孫晧必降未至建業二百里彬詐稱疾不行已而先至者爭財後至者爭功當時有知者莫不高彬此舉

逡巡席後　後漢書竇融傳融數辭讓爵位復請間求見帝不許後朝罷逡巡席後帝知欲有讓遂使左右傳出他日會見迎詔融曰日者知公欲讓還職土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令相見宜論他事勿得復言

勇撤臯比　性理尹和靖云横渠坐虎皮談周易及見二程論易次日撤去虎皮曰吾日說者亂道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張横渠贊勇撤臯比一變至道

鄉宅何處　南史胡諧之傳范柏年初為州將劉亮使出都諮事見宋明帝帝言及廣州貪泉因問柏年鄉州復有此水否答曰梁州惟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臣所居在廉讓之間

蓬心迴蕩　李嶠為崔神基讓司賓卿表伏承恩制以臣為司賓卿芝渙曲臨獎飾逾分蓬心迴蕩冰炭交

集

飄其高厲文選潘岳西征賦臧札飄其高厲棄曹吴而成節

讓五

增詩唐陳子昂感遇詩曰務光讓天下商賈競刀錐

增賦　陸肱謙賦曰鑒天道之惡盈將守之以持滿窮易象之明義排溢美於虚誕鑒其體而如卑明其訓而非緩惟德之柄惟行之管是以賢人君子雖百代而同光聖帝明王歷萬古而相纂然則謙之為義與讓同標苟不由於斯理必災禍而自招是以道映三皇明揚側

陋智周萬物詢於芻蕘且聖賢而自貶何凡庶而可驕豈不思行髙則憂毀於衆木秀則懼摧於飈𩙪夫陽光正中映土圭而將轉陰靈纔滿隨蓂莢以旋銷是故君子覩之以為立身之本名彌彰而彌懼功彌髙而彌損不耀彼而自上不明我而自混徒觀其退藏好閑養志於恬幽而坦坦卑以謙謙一辭而行將恥於躁三揖而進何有於嫌况於海以卑廣居深山以鎮靜可久楚莊懼功茂而終吉晉文恥戰克以無咎嗟凡今誇彼而競

進何不覩斯而自守徒欲毀信廢忠謀訐自醜想進德之明義豈見充於虛受曷如君子稱物平施不生頗僻多者用謙為裒少者用謙為益不求翰音以待問必復厚德以珍席儻不代之可嘉庶無媒以托跡載文苑英華

增表晉羊祜讓開府表曰臣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適數十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嘗以智力不可強追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為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為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

進功未為衆所歸而荷厚禄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托
外戚事遭運會誠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
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盖聞古人申於
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
義今天下自服化以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
賤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
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
之間而令朝議用臣不以為非臣處之不以為愧所失

豈不大哉且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
宰輔之高位也臣所見雖狹據令光祿大夫李熹秉節
髙亮正身在朝光祿大夫魯芝絜身寡欲和而不同光
祿大夫李胤莅政弘簡在公正色皆服事華髮以禮始
終雖歷外内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嘗此選臣更
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
進之志　齊任昉為范雲讓吏部封侯表曰夫銓衡之
重關諸隆替遠惟則哲在帝猶難漢魏以降達識繼軌

雅俗所歸惟稱許郭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
量以臣況之一何遼落齊季陵遲官方淆亂鴻都不綱
西園成市金章有盈笥之談華貂深不足之歎草創惟
始義存改作恭已南面責成斯在豈宜妄加寵施以乏
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求之公私授受交失近世侯
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或成軍河内或制勝帷幄或
門人加親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或策定禁中或功
成野戰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桓榮或四姓侍祠已

無足紀五俟外戚且非舊章而臣之所附惟在恩澤既義異疇庸實華乖儒者且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今兹首夏將亞冢司虧名損實為國為身知其不可不敢妄冒陛下不棄營蒯愛同絲麻倘平生之言猶在聽覽宿心素志無復貳辭矜臣所乞特回寵命　唐李嶠為王及善讓内史表曰臣才踈行缺運偶時來縈匪德遷官由恩違法河象岳升臺歷府行參八命坐陟九霄彤軒皁騶非振鷺之飾青組丹紱是濡鵜之譏施重邱

山效微涓滴妨賢自久速謗滋深頃因齒髮之衰得蒙骸骨之賜西河退老非翫經書東海歸閑空求藥餌方養支離之疾翻成愷悌之恩曲降絲綸重牧替𠟗一作𠟗徽榮槁木貴焰寒灰將使策蹇磨鉛入總樞祕牽羸引儢參典鈞石仰抃恩渥顧揆心守桑榆且晏蒲柳先秋方與絳縣老人論其甲子淄川艾耋比其容貌將何以對敭金扆趨奉玉墀且今百度惟貞九流式序鵷鴻齊列俊乂在官可使畫虎承羞豐貂竊幸謬中孚之好爵

辱大雅之能官

原論晉劉寔崇讓論曰古之聖王治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而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欲已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賢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才之人不求而自出至公之舉不闕而自立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才之道也在朝之人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能讓賢之風從此生矣為一國所讓一國士也天下所共則天下才也推讓之風行

賢不肖灼然殊矣　孫盛周泰伯三讓論曰孔子曰泰伯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鄭元以為托採藥而行一讓也不奔喪二讓也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者之美皆隱蔽不著王肅曰其讓隱故民無得而稱焉盛謂元既失而肅亦未為暢也元之所云三跡顯然天下所共見也何得云隱而未著乎三跡苟著則高讓可知亦復不得云其讓隱也蓋泰伯之出讓跡已露不奔喪固一事耳斷髮之言與左邱明文相背又不

經也然則稱三讓者其在古公至文王乎周之王業顯於亶父受命於昌泰伯元覽棄周太子之位一讓也假托隱遯受不奔喪之譏潛推大美二讓也無胤嗣而不養仲雍之子以為已後是深思遠慮令周嗣在昌天人叶從四海悠悠無復纖芥疑惑三讓也凡此三者帝王之業故孔子曰三以天下讓言非直常讓若臧札之倫者

增韓康伯辨謙論略曰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侯王以自稱降其貴者也執射執御衆之所賤而君子以

自目降其賢者也

原碑梁陸雲泰伯碑曰夫至仁至德垂風垂化內修訓範外陶氓俗百年之教淳道載凝而百年既終遺愛斯軫莫不肅虔寢廟著名金石遺其後昆聿遵前典是以禹堂既毀增飾丹青堯碑載焚重覩刊勒泰伯膺慶二儀協靈七曜志輕天下慈深萬物脫屣岐周克讓之風斯舉端委揚越衣冠之俗載成重以仲雍揚波延陵蹈節民習敦厚俗懷忠信憂深思遠千載遺風美哉洋洋

致足觀也昔滄洲遁跡箕山辭位志守幽優不越樽俎猶以稱首高節標名往代豈若吾君之子義結民心獄訟載歸謳歌屢請能含玉魚之貴永襲皮冠之迹悠然獨往信無得而稱焉吳啟金車晉遷紫蓋寔號帝鄉爰是天邑若乃忠人入國悽愴生悲殉義希風懦夫立志

增雜文宋蘇軾論語拾遺曰世言泰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民無得而稱之有讓國之實而無其名故亂不作彼宋宣魯隱皆存其實而取其名者也是以宋魯皆

被其禍予以為不然人患不誠誠無爭心苟非豺狼孰不順之魯之禍始於攝而宋之禍成於好戰皆非讓之過也

恭敬一

增爾雅曰嚴恪祗翼諲恭欽寅熯敬也注曰詩云我孔熯矣諲未詳疏曰皆謂謹敬也　又曰穆穆肅肅敬也　又曰肅肅翼翼恭也　釋名曰恭拱也自拱持也亦言供給事人也敬警也恒自肅警也　易曰君子敬以直內　又曰有不速之

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又曰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又曰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尚書曰愿而恭亂而敬　又曰同寅協恭和衷哉　又曰接下思恭　又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　又曰敬用五事　又曰出入起居罔有不欽　詩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　又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　又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又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　又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

又曰敬恭神明宜無悔怒　又曰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禮記曰無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傲不可長欲
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原又曰賔客主恭祭祀
主敬　又曰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
增又曰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威嚴　又曰賢
而弗伐可謂恭矣　原又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
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
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增又曰

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　又曰君子莊敬日强　又曰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　孔子家語曰恭則遠於患敬則人愛之　國語曰恭所以給事也敬所以承命也　漢書匡衡傳曰欽翼祇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恭嚴恪臨衆之儀也　子牙子曰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凶　徐幹中論曰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行是故能盡敬以從禮者

謂之成人　劉劭人物志曰精良畏慎善在恭謹　張載正蒙曰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恭而有禮不為非禮之恭也　性理程顥曰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　朱子曰自學者而言則恭不如敬之力自成德而言則敬不如恭之安　真德秀曰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為至正惟誠為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為誠也氣之决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

横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學者倘於是而知勉焉戒於思慮之未萌恭於事物之既接無少間斷則德全而欲泯矣

恭敬二

增性理朱子曰聖人相傳只是一箇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聖敬日躋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大戴禮曰昔禹見耕者耦立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　韓詩外傳曰湯作濩聞其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禮　詩曰穆穆文王於

緝熙敬止　又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國語曰臼季使舍於冀野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從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既復命而進之曰臣得賢人當以告公曰子何以知其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夫敬德之恪也恪於德以臨事其何不濟公見之使為下軍大夫　韓詩外傳曰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美之曰由恭敬以信矣子貢執轡而問子曰入其境田疇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

力　又曰顏淵問於孔子曰回願無勇而威子曰善哉
回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　說苑曰成回
學於子路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對曰臣聞之行者比
於鳥上畏鷹鸇下畏羅網夫人為善者少為讒者多若
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　國語曰齊閭丘來盟子服景
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閔馬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
吾子之大滿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
師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

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滿之甚也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為恭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為恭今吾子之教官僚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為

說苑曰趙簡子乘敝車瘦馬衣羖羊裘其宰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貉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知吾聞君子服美則益恭小人服美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小人之心也　漢書曹參傳曰曹參為齊相聞膠

西有蓋公善治黄老言厚幣請之既見蓋公為言治道
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　史記季布傳曰季布弟季
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　漢書朱雲傳曰雲居鄠田時
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　石奮傳曰孝景季
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禄歸老於家以歲時為朝臣過宫
闕門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子孫為小吏來歸謁必
朝服見之不名有過失不誚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
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請謝罪改之乃許勝冠者在

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　于定國傳曰定國為廷尉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為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恩敬甚備學士咸聲焉　三國志陳矯傳曰太守陳登請矯為功曹使察許下議論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

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元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

荀攸傳曰攸字公達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攸曾病世子問病獨拜牀下其見尊異如此

胡冲吳歷曰孫策進軍豫章華歆葛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宜修子弟之禮便向歆拜

世說新語曰裴令公目夏侯泰初肅肅如入廊廟中不修敬而人自敬

南齊書

陸慧曉傳曰慧曉為晉王長史僚佐造見必起送之或語云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陸曰吾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　南史隋何子平傳曰子平幼持操檢敦厲名行雖處闇室如接大賓　唐書姚崇傳曰元宗初立賓禮大臣故老雅尊遇崇每見便殿必為之興去輒臨軒以送他相莫如也　韋斌傳曰斌天性質厚每朝會不敢離立笑言嘗大雪在廷者皆振裾更立斌不徙足雪甚幾至韡亦不失恭　苗晉卿傳曰晉卿壼闈

人充河北採訪使嘗入計謁歸壺關望縣門輒步吏諫止晉卿以公門當下況父母邦乎時美其恭　宋史曹彬傳曰彬為河中都監蒲帥王仁鎬以彬帝戚尤加禮遇彬執禮益恭公府讌集端簡終日未嘗旁視仁鎬謂從事曰老夫自謂夙夜匪懈及見監軍矜嚴始覺已之散率也　又曰彬伐江南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輕肆者及入見刺稱奉敕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　富弼傳曰弼與人言必盡敬雖微官及布衣謁者

皆與之亢禮　文彦博傳曰元祐間契丹來聘蘇軾館客與使入覲望見彦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　韓億傳曰億性方重治家嚴飭雖燕居未嘗有惰容　吕大防傳曰大防自少持重無嗜好過市不左右遊目燕居如對賔客每朝會威儀翼如　孫復傳曰孔道輔聞復之賢就見之石介執杖屨立侍復左右升降拜則扶之其往謝亦然　范鎮傳曰鎮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

叅之時事言簡而當粲然成文蘇軾稱為講官第一性理程子曰呂與叔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　又曰謝良佐嘗宰德安府之應城胡文定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禀學焉　宋史廖德明傳曰德明為潯州教授為學者講明聖賢心學之要手植三栢於學潯士愛敬之如甘

棠　岳飛傳曰師至廬州金兵望風遁飛還兵於舒以俟命帝賜札以飛小心恭謹不專進退為得體　朱熹傳曰熹父松病亟嘗屬熹曰籍溪胡仲原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彦冲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　性理朱子曰張敬夫見識純粹踐行篤實使人望而敬之　宋史曰李道字貫之雖處暗室整襟危坐肅如也　蔡元定傳曰元定至舂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説有名下挾才簡傲非笑前

修者亦心服拜謁執弟子禮甚恭人為之語曰初不敬
今納命　王栢傳曰王栢少慕諸葛亮為人自號長嘯
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歎曰長嘯非聖門
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往從何基授以立志居敬之旨
元察罕傳曰察罕幼牧羊野外植杖於地脫帽置杖
端跪拜歌舞太祖出獵見而問之察罕曰獨行則帽在
上而尊二人行則年長者尊今獨行故致敬於帽　廉
希憲傳曰時有宋士之在羈旅者飢餓狼狽冠衣襤褸

袖詩求見希憲急令鋪設坐椅且戒内人備酒饌出至大門外肅入對坐出酒饌執禮甚恭且録其居止　許有壬傳曰有壬前朝舊德太子頗敬禮之一日入見方臂鷙禽以為樂遽呼左右屏去　韓性傳曰性出無輿馬僕御所過負者息肩行者避道巷夫街叟至於童稚廝役咸稱之曰韓先生韓先生云　明掾曹名臣録曰平思忠吳江人初郡守況鍾官主客與思忠有交承之分至是數延見況執禮甚恭且令二子給侍曰非無僕

隸欲使兒輩知公為吾故人爾其見敬如此　夏原吉
傳曰原吉以鄉薦入太學選入禁中書制誥諸生或喧
笑原吉危坐儼然太祖詗而異之　稗史曰明國子祭
酒陳敬宗師道卓立名重一時六館士幾千人凡升堂
聽講會饌儀矩整肅雖朝廷之上不能過也　續文獻
通考曰明胡居仁以聖學成始成終在於敬因以敬名
其齋處家庭如朝堂對妻孥如賓客端莊凝重屐繩蹈
矩造次顛沛未嘗少違隱微幽獨之際愈加嚴密每日

必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

恭敬三

原禮輿　仁地左傳敬禮之輿也　禮記儒行敬慎者仁之地也　正服　去冠虞豫會稽典錄陳端字文象為縣卒端謙恭敬讓及其居二千石九卿位少年童豎拜者皆正朝服與之抗禮若疾病不能答拜輒俯額以謝之　左傳楚子次于乾谿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杜預注曰敬大臣也　增主一　勿貳性理黃勉齋曰持敬之方莫先主一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大學小學莫出乎此　朱子敬齋箴勿貳以二勿參以三　原詩美溫溫　雅稱翼翼詩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

臨于谷 爾雅肅肅翼翼恭也

增朝日夕月 冬陰夏陽 漢書賈誼筴曰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 續博物志魯有恭士者名曰氾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一食之間三起

循墻而走 正考父鼎銘詳下五 過闕必趨 漢石奮傳詳上二

危坐樹下 獨拜牀前 謝承後漢書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同輩避雨樹下衆皆箕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見而奇之 三國志龎德公素有重名諸葛亮每至其家獨拜牀前

不偏不倚 有德有行 性理朱子曰敬而無失則不偏不倚 三國志陳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

盛服將朝 擁衾達旦 國語晉靈公患趙宣子使鉏麑賊之晨往則寢門闢矣盛服將朝早而假寐麑退而歎曰趙孟敬哉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鎮也 性

理黄勉齋曰朱子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間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

執轡迎羸　不冠避黯 記纂淵海

魏公子無忌仁而下士魏有隱士曰侯羸公子從車騎虚左自迎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上坐不讓公子執轡愈恭　漢書汲黯傳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舉案齊眉　下牀答拜 後漢書梁鴻傳鴻至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此非凡人也　又樊英傳頴川陳寔少從英學嘗有疾妻遣婢拜問英下牀答拜寔怪而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其恭謹若是

未有異文　先投遠狀 北史潘徽傳隋遣魏澹聘於陳徽接之澹將反命啟

於陳主曰敬奉弘慈曲垂餞送微以餞送為重敬奉為輕却而不奏澹曰禮云主敬客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孝經宗廟致敬又曰不敬其親謂之悖禮孔子敬天之恕成湯聖敬日躋五經未有異文也不知以敬為輕竟何所據

稗史彙編宋王文正公自公府出歸焚黃未至近邑先投遠狀或以為太過公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敢不盡禮乎

外齊內一　神降人和

性理朱子曰其主敬也一其內以制乎外齊其外以養其內

羅隱兩同書禮之所先莫大乎敬以敬事天則神降以敬理國則人和

拱手危坐　整步徐行

宋史高岫傳太宗曰高岫在大名幕中與朕游處迨逾旬月晨暮對案飲食嘗拱手危坐未嘗少懈其恭謹蓋天性也

性理黃勉齋曰朱子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齋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

起也盤步徐行

成始成終　朱子自題畫像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

不危不溢　後漢書光武封功臣策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敬之戒之傳爾子孫長為漢藩

如臨父母　易繫辭傳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若見君臣　北史斛律光傳光居家嚴肅見弟子若君臣

退負殿壁

跪授籬條　宋史陳恕傳恕每便殿奏事太宗或未深察必形諸顏色恕斂板跪縮退至殿壁負立若無所容　晉書庾袞傳袞與弟子樹籬跪以授條或曰今在隱屏先生何恭之過袞曰幽顯易操非君子之志也

體用無忒

夙夜惟寅　性理張栻敬齋銘曰動靜不違體用無忒惟敬之功協乎天德　書夙夜惟寅

式干木廬

拜孔子墓　周王外紀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為師過段干木之廬必式　周太祖本紀帝如曲阜謁孔子祠

帝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之又拜於墓遂禁孔林樵採

先拜主人 不名下吏 禮記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 宋史曹彬傳彬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大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

入德之門 以孝為字 性理謝上蔡直指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 北史崔挺傳挺欲諸子恭敬廉讓因以孝為字

燕處斂容 終日危坐 北史李昶傳世祖嘗燕處望見昶輒斂容曰李秀才至矣其見敬禮如此 晉書陶侃傳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斂膝危坐

雞鳴見君子 肆夏得嘉賓 孔叢子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 禮記賓入大門而奏肆夏亦易以敬也

恭敬四

增集木 詩溫溫恭人如集于木 德聚 左傳恭敬德之聚也 延升上座 後漢書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鄭元大會賓客元最後至乃延升上座 奏牋江夏 梁劉勰文心雕龍黄香奏牋於江夏亦肅恭之遺式矣 上堂如揖 正蒙上堂如揖恭也 彥深所重 北史宋士素沉密少言趙彥深引入内省自處機密要近二十年周慎溫恭甚為彥深所重 徒跣入謝 史記蕭相國世家上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 如對嚴君 後漢書侯瑾傳瑾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學恒傭作為資暮還輙嘗爇柴以讀書嘗以禮自牧獨處如對嚴君焉 肉袒親割 禮郊特牲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 皮弁祭菜

禮少儀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下席跪伏 三國志牽招傳太祖以招嘗領烏丸道詣柳城為峭王等說成敗之效禍福所歸皆下席跪伏敬受敕教

端笏正立 宋史胡安國傳安國之使湖北也揚時方為府教授謝良佐為應城宰安國質疑訪道禮之甚恭每來謁將去必端笏正立目送之

劉君子初 左編蜀劉巴字子初魏陳羣與丞相諸葛亮問巴消息稱曰劉君子初甚敬重焉

不敢不禮 魏書袁渙傳渙避地江淮間為袁術所命術每有所咨訪渙常正議術不能抗然敬之不敢不禮也

恭敬五

原詩宋鮑明遠還舊廬詩曰肅裝屬雲旅奉剬承末塗

嚴恭履恭粹加敬覽枌榆　增朱子感興詩曰放勲始欽明南面亦恭巳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歟歎日躋穆穆歌敬止戒㳂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删述存聖軌

增箴宋朱子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無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

存靡他其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張栻主一箴曰人稟天性其生也直克慎厥彝則靡有忒事物之感紛綸朝夕動而無節生道或息惟學有要持敬勿失驗厥操捨乃知出入曷為其敬妙在主一曷為其一惟以無適居無越思事靡他及涵泳於中

匪忘匪亟斯須造次是保是積既久而精乃會於極勉哉勿倦聖賢可則

增銘正考父鼎銘曰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敢余侮饘於是粥於是以糊余口　宋張栻敬齋銘曰天生斯人良心則存聖愚曷異敬肆是分是昔先民修己以敬克持其身順保常性事至理形其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俱往動靜不違體用無忒惟敬之功協乎天德嗟爾君子敬之敬之用力之久其惟自

知勿憚其艱而或怠遑亦勿迫切而以不常毋忽事物
必精吾思察其所發以會於微忽慾之萌則杜其源有
過則改見善則遷是則天命不遏於躬魚躍鳶飛仁在
其中於焉有得學則不窮知至而至知終而終嗟爾君
子勉哉敬止成己成物匪曰二致任重道遠其端伊邇
毫釐有差繆則千里惟建安公自力古義我作銘詩以
諗國志　元吳澄敬銘曰維人之心易於放逸操存舍
亡或入或出敬之敬之其義精密學者於此服膺勿失

收斂方寸不容一物如入靈祠如奉軍律整齊嚴肅端莊靜一戒慎恐懼兢業戰栗如見大賓罔敢輕率如承大祭罔敢慢忽視聽言動非禮則勿忠信傳習省身者悉把捉於中精神心術檢束於外形骸肌骨常令惺惺又新日日敢以此語鏤於虛室

智一 入智謀先見

增爾雅曰條條秩秩智也　釋名曰智知也無所不知也　說文曰慮難曰謀　易曰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原又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　增又曰知者見之謂之知　又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尚書曰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又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　又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　詩曰民雖靡膴或哲或謀　禮記曰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曰用人之知去其詐　穀梁傳曰知其不可知智也　又史記魯仲連曰智者不倍時而棄利　漢書司馬相如

傳曰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　宋史常安民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

文子曰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　原莊子曰大智閑閑小智間間　商子曰愚者闇於成事而智者見於未萌　孫卿子曰言而當

智也默而當亦智也　又曰是是非非謂之智　增韓詩外傳東郭先生曰目者心之符也言者行之指也夫知者之於人也未嘗求知而後能之也覯容貌察氣志定取舍而人情畢矣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原淮南子曰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愚人之智固已少矣　增劉劭人物志曰夫智出於明明之於人猶晝之待白日夜之待燭火其明益盛者所見及遠　唐韓愈曰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

雖外物至不膠於心　柳宗元梓人傳曰彼將捨其手
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
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
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　宋蘇軾曰迫人者其
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
又曰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
　蘇轍曰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
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

不足用也　性理潛室陳氏曰智居四德之末蓋冬者藏也所以終萬物而始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是惻隱羞惡恭敬三者皆有可為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為但分別其為是為非耳是以為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合為一而是非則有兩端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終始萬物之象也

智二 入智謀先見

增前漢古今人表曰譬如堯舜禹稷契與之為善則行

鯀驩兜欲與為惡則誅可與為善不可與為惡是謂上智　漢書賈山至言曰文王之時豪傑之士皆得竭其智　尚書大傳曰周公先謀於同姓同姓從然後謀於朋友朋友從然後謀於天下天下從然後加之蓍龜是以君子謀義不謀不義故謀必成　呂氏春秋曰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為請對曰妾望君之入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

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
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
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慚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
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為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
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夫人乃以行步氣志
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　劉向新序曰晉獻公
欲伐虞虢荀息曰君胡不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
道於虞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也荀息曰宮之奇

知則知矣雖然其為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之略懦則不能强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翫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智之下也　戰國策曰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畜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其畜多是賦斂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說苑曰魯公索氏將祭

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為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左傳曰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　韓子曰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

之哭也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閒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說苑曰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事事大而我示

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史記孔子世家曰魯桓釐廟燔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已而果然　原淮南子曰文公種米曾子枷羊猶為智也　增青黎子曰梁嘗有疑獄羣臣半以為當罪半以為無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名朱公而問曰梁有疑獄吾子決之是奈何朱公曰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

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倍厚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悦　說苑曰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顔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顔之為其君子也甚愛非有大罪也而亡之必有故然人亡而不受不祥使吏迎之曰車過五乘慎勿納也智伯聞之乃止　原史記樗里子傳曰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　增周紀曰魏龎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使

田忌等將兵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已過而西矣孫臏謂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而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軍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乃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吾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陿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

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齊師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相失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　史記藺相如傳曰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與諸大臣謀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有智謀可使於是遣相如奉璧西入秦　原戰國策曰今六國相伐適足以強秦天下

為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　史記漢高帝本紀曰吕后問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　增漢書楚元王傳曰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卧申公白生强起之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

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
日遂謝病去　史記鼂錯傳曰錯為太子舍人門大夫
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　後漢書魯
恭傳曰恭祖父匡王莽時為義和有權數號曰智囊
竇融傳曰融始以豪俠為名拔起風塵之中及其爵位
崇滿至乃放遠權寵恂恂似若不能已者又何智也
漢獻紀曰韓遂請與曹操相見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
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耶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

但多智耳　左編曰法正字孝直先主用其策取蜀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　三國志魏鄧哀王冲傳曰冲字蒼舒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得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　杜氏通典曰荀攸從曹公征呂布曹公欲還攸與郭嘉說公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為主

主哀則軍無奮志且布之謀主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　原魏畧曰司馬宣王聞諸葛恪死張敬仲縣論恪以為必見殺今果然敬仲之智為勝恪也　增干寶晉書曰桓範出赴曹爽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駑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　三國志夏侯淵傳曰初淵數戰勝太祖常戒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　傅子

曰何晏鄧颺夏侯元求交傅嘏不納也荀粲怪之嘏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鄧元茂有為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妒前多言多釁妒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者皆敗德也遠之猶恐禍及況昵之乎　晉紀賈模傳曰模少有志尚頗覽載籍而深沉有智算確然難奪深為充所信愛每事籌之焉　王隱晉書曰石季倫少多意智敏捷有計畧

晉書明帝紀曰太寧二年王敦將舉兵內向帝微行至於湖陰察敦營壘而出敦正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是必黃鬚鮮卑奴來也使五騎物色追帝帝亦馳去馬有遺糞輙以水灌之見逆旅賣食嫗以七寶鞭與之曰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問嫗嫗曰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翫稽留遂久又見馬糞冷以為信遠而止　南史趙知禮傳曰知禮沉靜有謀謨每軍國大事文帝輙令璽書問之　虞寄傳曰陳寶應常令

左右讀漢書卧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竇憲蹶然起曰可謂智士寄正色曰覆酈驕韓未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　北史裴矩傳曰矩長而好學頗愛文藻有智數世父讓之謂曰觀汝神識足成才士欲求宦達當資幹世之務　張瓊傳曰瓊子欣尚魏平陽公主瓊常慮其太盛每謂親識曰凡人官爵莫若處中欣位秩太高深為憂慮欣尋為孝武所害時人稱其先見　天中記曰楊元感戰敗李密亡命

雁門變姓名以教授有同鄉魏先生戲之曰觀吾子氣沮而目亂心揺而語偷氣沮者新破敗目亂者無所主心揺者神未定語偷者思有謀於人今方捕蒲山黨得非長者乎李公驚起捉先生手曰既能知我豈不能救我歟先生曰吾子無帝王規摸非將帥才畧乃亂世之雄傑耳吾嘗望汾晉有聖人生能往事之富貴可取李後三年敗追思魏生之言遂歸唐　新唐書杜如晦傳曰每議事帝所玄齡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卒

用玄齡策也盖如晦長於斷而玄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　裴行儉傳曰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蕭嗣業饋餽數為寇鈔軍餒死行儉曰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為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賊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車就水草觧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　芝田録曰令狐楚除守兗州境方旱米價甚高遣吏至公署問

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問訖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四倉各出米若干以若干定價糶則可以賑救矣左右聽之流語遍郡中富人競發所蓄物價方平　五代史王朴傳曰朴陳用兵之略非特一時之策至言諸國興滅次第云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後亡其後宋興平定四方惟并獨後服皆如朴言　王旦神道碑曰西夏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真宗問王旦旦請敕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書慚曰朝廷

有人　宋史曹瑋傳曰瑋平居甚閒暇及師出多奇計出入神速不可測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視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　又曰瑋知渭州有告戍卒叛入夏者瑋方對客奕棋遽曰吾使之行也夏人聞之即斬叛者投其首境上　王繠傳曰天聖中繠嘗使河北過真定見曹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繠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嘗使人以馬權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少子元昊方十餘歲諫曰我戎

人李從事鞍馬而以資鄰國易不急之物已非策又從而斬之失衆心矣德明從之吾嘗使人覘元昊相貌異常他日必為邊患駿殊未以為然也比再入樞密元昊反帝數問邊事駿不能對及西征失利議刺鄉兵又久未決帝怒駿與陳執中張觀同日罷駿出知河南府始歎璋之明識　聞見錄曰富公見張安道曰人固難知也張公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皇祐間方平知貢舉或薦安石有文學宜辟以考校姑從之安石既來一

院之事皆欲紛更之方平惡其人撽以出自此未嘗與之語也　宋史張舜民傳曰舜民慷慨喜論事其使遼也見其大孫禧好音樂美姝名茶古畫以為他日必有如唐張義潮挈十三州來歸者不四十年當見之後如其言　左編曰傅亮者陜西人李綱與語連日觀其智略氣節真可為大將者欲試之乃薦於上以為河東經制副使　宋史岳飛傳曰張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荆莫敖採樵

以致紋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　金史張中彦傳曰正隆時作河上浮梁中彦領其役舟之始製匠者未得其法中彦手製小舟纔數寸許不假膠漆而首尾自相鉤帶謂之鼓子卯諸匠無不駭服其智巧如此　又曰穆延實勒哈達工用手箭箭長不盈握每用百數散置鎧中遇敵抽箭以鞭揮之或以指鉗取飛擲數矢齊發敵以為神其箭皆以智創雖子弟亦不能傳其法　明王禕造邦賢勲録曰鄧愈以功封衛國公上

稱其智如淵之深不可測也　又曰梅思祖自張王來歸上即授大都督制有云辭項歸劉智同曲逆舍囂去
術識擬伏波語極褒賞之　沈士謙明良録略曰陶安字主敬上賜對曰國朝謀略無雙士翰院文章第一家
劉基傳略曰太祖與友諒大戰鄱陽湖一日數十接礮聲震天太祖坐胡牀督戰基侍側忽躍起大呼趣太祖急更舟太祖如其言坐未定礮擊舊所御舟立碎友諒來高見之大喜而太祖舟更進漢軍皆失色　康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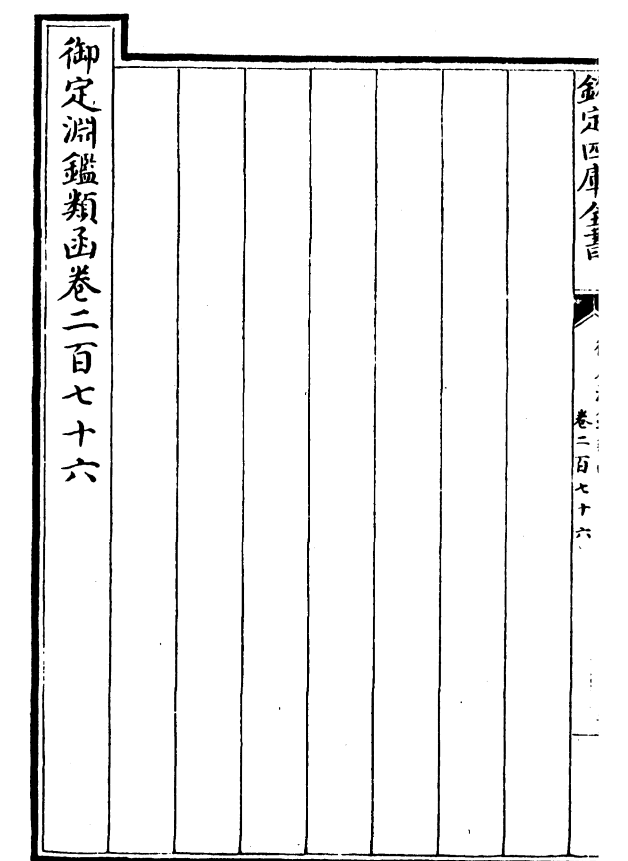
才傳畧曰陳友諒既破太平將窺應天茂才與友諒有舊為書紿之友諒大喜問康公安在曰守江東木橋使歸太祖易橋以石友諒至見橋愕然連呼老康莫應退至龍灣伏兵四起茂才合諸將奮擊大破之　洪武實錄曰廖永忠巢縣人上以永忠勇而善謀命龔兄楚國公永安職從上征武昌還京上以漆牌二書功超羣將智邁雄師八字賜之懸於門　張輔傳畧曰安南黎季犛弑主自立帝以輔為征𡰪將軍賊驅象迎戰以繪獅

蒙馬衝之箭徼交發象皆反走賊大潰　陳諤傳略曰
永樂中授諤刑科給事中嘗言事忤旨命坎瘞奉天門
露其首七日不死當被瘞時歎息謂其人曰吾不意今
日乃死於大甕問其故曰咄嗟而不知耶朝廷瘞人當
以甕今速死耳瘞者如其言遂得屈伸不死云　李遠
傳略曰燕王攻蔚州遠舉城降南兵駐德州運道出徐
沛間遠以輕兵六千偽為南軍袍鎧人插柳一枝於背
經濟寧沙河至沛無覺者焚糧舟數萬而還河水盡熱

魚鱉皆浮　程濟傳畧曰程濟有道術從諸將北征徐州之捷諸將樹碑叙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夜往祭其碑人莫測後燕王過徐見碑大怒趣左右以鐵椎椎碑再椎遽曰止為我録碑文來已按碑誅之無得脫者濟姓名正在椎脫處得免　鐵鉉傳畧曰燕王攻濟南鉉與盛庸等乘城禦燕盡毀其攻具城壞輒畫布為帷夜幕之遠望若城而潛版築其內敵初不敢逼既而覺之發大礮鉉書太祖高皇帝牌懸城上敵相顧不敢發

燕王憤甚堰濟水灌城城中人大懼鉉曰無恐賊且就縛令守陴軍士皆哭已而羣呼願降乃出千人城外伏地請命請退兵十里無擾百姓當是時燕王稱兵已踰年僅下永平保定諸州縣旋破旋復堅守不下聞降乃大喜曰得濟南斷南北道即畫疆守金陵不難圖也亟下令退軍受降軍中皆呼萬歲明日燕王乘駿馬張蓋鼓吹徐行過橋及甕城鉉預戒壯士伏城上俟燕王入城下人呼千歲則城上人急下鐵板而别設伏撤橋畫

殲燕衆王甫及城城下人遽呼千歲板騾下中王馬首
王大驚急棄所乘馬取他馬走橋下伏發斷橋橋倉卒
不可斷王鞭馬得疾馳去鉉率衆掩擊大敗之夜復與
庸等砍其營燕兵潰走乘勢奮擊斬獲無算遂復德州
單安仁傳略曰安仁為浙江按察司副使金華民訟
丞受金安仁曰丞賢奈何訐之令圖所受金長短方員
狀圖畢復命諸左證圖之圖人人殊遂抵訟者罪告訐
風頓息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六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七

人部三十六 智 聰敏

智三 入智謀先見

原若愚 去詐 老子大智若愚 禮記用人之智去其詐 挈瓶 炙輠 左傳挈瓶之智守不假器 史記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注過字作輠輠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髡智不盡如炙輠也 掘蟻 隨馬 韓非子齊桓公伐孤竹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 又桓公

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

贈策 增

握爪 左傳士會將歸晉繞朝知其情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 韓非子挾智而問則不智者至深智一物衆隱皆變其說在昭侯之握一爪也註握爪佯亡以驗左右之誠

吞珠

獻珥 戰國策張丑為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為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刳子腹及子之腸矣境吏恐而赦之 又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薛公欲知王所欲立乃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為夫人

千里駒 **五石散**

漢書楚元王傳劉德字路叔少修黃老術有智術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 世說新語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惟治病亦覺神

明開朗

原裨諶獲野 左傳裨諶謀於野則獲

王霸視河 後漢書光武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及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即詭曰冰堅可渡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霸護渡未畢數騎而冰解

蜘蛛布網 白帖重耳介齊見蜘蛛布網曳繩執豸而食曰人之有智不如蜘蛛

蛣蜣轉丸 古今注蛣蜣之智在於轉丸

魏舒出衆 晉書魏舒字陽元府朝碎務未嘗見是非至於廢興大事衆人莫能斷者舒徐爲籌之多出衆議之表

增子初絕人 左編劉巴字子初備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

文公無雙

壽王寡二 華陽國志任文公問武擔石折曰噫西方智者死吾其應之遂卒益部為之諺曰任

丈公智無覬　漢書吾丘壽王傳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智略輻湊以為天下少雙海內寡二

解衣刺船　礱石鐫碑

漢書陳平傳平事項王懼誅身間行仗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當有寶器金玉目之欲殺平平心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迺止　明皇朝錄姚元崇與張說同為宰輔頗懷疑阻屢以事相侵張銜之頗切姚既病誡諸子曰張丞相與吾不叶釁隙甚深然其人少懷奢侈尤好服玩吾身歿之後以吾嘗同僚當來弔汝其盛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於帳前若不顧速計家事舉族無類矣目此吾屬無所虞便當錄其玩用致於張公仍以神道碑為請既獲其文登時便寫進仍先礱石以待之便令鐫刻張丞相見事遲於我數日之後必當悔若却徵碑文以刊削為辭當引使視其鐫刻仍告以聞上訖姚既歿張果至目其玩服三四姚氏諸孤悉如教誡不數日文成叙述該詳

時為極筆後數日果使使取丈本以為詞未周密欲重加刊改姚氏諸子乃引使者示其硏乃告以奏御使者復命悔恨拊膺曰死姚崇算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也

因危為功　伏奇爭利

後漢書吳漢傳蓋聞上智不處危以僥倖中智能因危以為功　史記劉敬傳上使人使匈奴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

據河築壘　傍水作圍

五代史郭崇韜傳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莊宗問崇韜計安出崇韜曰彥章圍我於此其志在取鄆州也臣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為名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可以圖也　晉書宣帝紀帝諱懿遼東太守公孫文懿違步騎拒帝帝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赴之乃泛

舟潛濟以出其北與賊營相逼沉舟焚梁傍遼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諸將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帝曰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則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

心歸高祖　**謀宗太公**

後漢書蘇竟傳竟與劉龔書曰昔智果見智伯窮兵必亡故變名遠逝陳平知項王為天所棄故歸心高祖皆智之至也　史記齊太公世家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

料敵致勝　**處貴遺權**

宋錢若水傳若水陳禦敵安邊之策曰伐謀者能料敵致勝也　南史謝瞻傳若處貴而能遺權斯則是非不得而生傾危無因而至君子以明哲保身其在此乎

先封雍齒　**雅奇陳湯**

史記留侯世家上在雒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

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生平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曰為之柰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則人人自堅矣　漢書楚元王傳劉向雅奇陳湯智謀與相親友

盛沙壅水　列幟

然蒻 史記淮陰侯列傳信東追齊王廣至高密楚使龍且救齊并軍與信戰夾濰水陣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遂追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　宋張齊賢傳齊賢知代州遼人入寇齊賢遣人約潘美會戰既而美使至云得密詔并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齊賢曰賊知美之來不知美之退乃夜發兵二百人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遼兵遥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北走

增竈減竈　畫車

下車 後漢書虞詡傳詡遷武都太守羌率衆數千遮詡陳倉詡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散故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可過三十里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則彼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今吾示彊勢有不同故也　史記范雎傳王稽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為誰王稽曰丞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謁君得毋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止

就賜將士

不賞邊臣 唐書崔祐甫傳淄青李正已表獻錢三十萬緡以觀朝廷帝意其詐未能答祐甫曰正已誠詐陛下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已奉詔書是陛下恩洽士心若不用彼自歛怨軍且亂又使諸藩不以朝廷為重賄帝曰善正已慚服時議者難其謨謀 姚宋列傳贊姚崇勸天子不求邊功宋璟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蹈其害可謂先見矣

刀斬亂絲 **推破連環** 北史齊大宣本紀神武以帝貌陋神彩不甚揚曾問以時事帝略有所排儻語一事必得事衷又嘗令諸子各使理亂絲帝獨抽刀斷之曰亂者須斬 稗史彙編齊后太史氏子建立后當國事始皇嘗遣使遺后玉連環曰齊多智有能解此環否羣臣皆不知解后推破之謝秦使曰謹已解矣

緣理而行 **役物為養** 韓詩外傳問者曰夫智者何以樂於水也曰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間似有智者 漢書刑法志

夫人肖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至靈者也爪牙不足以供嗜慾趨走不足以避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為養任智而不任力此其所以貴也

木罌渡軍　布車從騎

史記淮陰侯列傳魏王豹反廢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襲安邑　梁孝王世家上怨望梁王梁王恐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使乘布車從兩騎入匿于長公主園

避火浴血　順風鼓灰

酉陽雜俎徐敬業年十餘歲好彈射英公每曰此兒相不善將赤吾族英公常縱敬業入林趁獸因乘風縱火意欲殺之敬業知無所避遂屠馬腹伏其中火過浴血而立英公大奇之　錦繡萬花谷後漢楊琁為零陵太守有滑賊攻郡縣琁制馬車數十乘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彀弓弩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然馬尾馬驚奔突

賊俾弓弩亂發羣盜駭奔追斬無數

不與子比 無如我何

說苑楚莊王築層臺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諸御己違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于王其耦曰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閒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己曰若與子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 五代史楊師厚傳師厚已得志友珪陰欲圖之召師厚入計事其吏田溫等勸師厚勿行師厚曰吾二十年不負朱家今若不行則見疑而生事然吾知上為人雖往無如我何也乃以勁兵二萬朝京師留其兵城外以十餘人自從入見友珪友珪益恐懼賜與鉅萬而還

知命知事 善始善終

說苑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 史記陳丞相世家呂后時事故多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餉酒兩甖 鑄錢一

緡　晉書孔嚴傳嚴祖父奕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其酒者始提入門奕遥呼之曰人餉我兩甖酒其一何故非也檢視之一甖果是水或問奕何以知之笑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　天中記秦檜在相位時都下貨壅乏見錢市廛大閧府尹以聞檜笑曰易耳即召文思院官未至促者絡繹令而來諭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可鑄錢一緡進呈廢見錢不用約翌午畢事院官唯唯而出召工為之富家聞者盡出宿鏹市金粟物價太昂泉溢于市既而樣錢上省寂無聞矣

運籌帷幄　拜賤宮門　漢書張良傳高帝曰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　宋史李處耘傳處耘子繼隆多智用能謙謹保身明德后寢疾欲面見之上促其往繼隆但詣萬安宮門拜賤終不入

再遇知兵　和克料事　宋史畢再遇傳諸軍發賞壁再遇獨留度軍行二十餘里乃焚纛壁諸將問夜不焚而今焚之何也再遇

曰夜則照見虛實晝則煙埃莫覩彼已敗不敢迫諸軍
乃可安行汝非安知兵易進而難退耶　遼耶律和克
保寧十年使宋還言宋必取河東燕王韓匡嗣曰何以
知之和克曰諸國割據宋皆并之惟河東未下今宋講
武習戰意必在漢匡嗣以爲不然明
年宋果伐漢帝以耶律和克能料事

清鄉無窮　安

石益横　北史樊叔略傳叔略封清鄉縣公還相州刺史
百姓爲之語曰知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
宋呂誨傳誨劾安石司馬光勸止之誨曰安石雖有
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
此乃腹心之疾救之惟恐不速顧可緩耶

復踰於父

誨既斥安石益横光由是服誨之先見

可以爲師　北史魏陸俟傳俟長子馛多智有父風高
宗見而悅之謂朝臣曰吾常歎其父智過
其軀是復踰其父矣　杜氏通典燕將攻齊即墨田單
拒守單令曰當有神人爲我師者有卒曰臣可以爲師

乎田單乃起迎走引東鄉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卬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入約束必稱神師衆心乃安

所圖必破　在外而安

北史周史寧傳時突厥木汗可汗假道涼州將襲吐谷渾周文命寧率騎隨之突厥以寧所圖必破皆畏憚之咸曰此中國神智人也　左編劉表愛少子琮不悅長子琦琦每欲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乃將亮共上高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

牽馬抱璧　反旗鳴鼓

稗編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胡不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公遂借道而伐虢旋歸四年反取虞荀息牽馬抱璧而前曰臣之謀如何獻公曰璧則猶是也而吾馬之齒加長矣　左編諸葛亮卒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司馬懿懿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乃

退不敢逼

吟而不言　應之若響

史記淮陰侯列傳蒯通說曰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蹢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若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三國志常林傳林見胡毋彪曰若欲誅天下之賊扶王室之微智者望風應之若響

千慮一失　九事皆明

漢書韓信傳廣武君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　世說新語何尚書自言易義精了所不解者九事一日迎管公明共論公明為剖析元旨九事皆明

得錢贍軍　望塵知敵

國史補汴州相國寺言佛有汗流節度使劉元佐遽命駕自持金帛以施日中其妻亦至明日復起齋場由是將吏商賈奔走道路惟恐輸貨不及因令官為簿書以籍所入十日乃閉寺曰佛汗止矣得錢巨萬以贍軍資　五代史唐周德威傳德

歲為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數其狀貌雄偉笑不改容人見之凜如也

不差升合

左編蜀漢何祇兼二縣尹每常眠睡值其覺悟輒得奸詐衆咸畏祇之發擿或以為有術無敢欺者使人投算祇聽其讀而心計之不差升合其精如此

頤比韋紘

三國志劉廙傳廙上疏曰韋紘非能言之物而聖賢引以自匡正才智闇淺願自比於韋紘

自為美器

魏略畢軌字昭先軌蟹鮮畢軻比能失利中護軍蔣濟表曰凡人材有短長不可強成軌文雅智意自為美器

有若成人

三國志鄧哀王沖傳沖字蒼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

時人莫知

三國志荀攸傳攸深密有智防自從太祖征伐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弟子莫知其言

諸將鮮及

後漢書吳漢傳光武將發幽州兵召鄧禹問可使行者禹曰間數與吳漢言其人勇鷙有智謀諸將鮮能及者

書

以廣聽　世不盡開 漢書藝文志書以廣聽智之術也三國志荀攸與鍾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覆思維自為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公達前後凡畫奇策十二惟繇知之繇撰集未就會薨故世不得盡聞

不結高門　入輔中國 魏志賈詡傳詡自以非太祖舊臣而策謀深長懼見猜嫌闔門自守退無私交男女嫁娶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晉書鳩摩羅什傳苻堅有迎羅什之意會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將非此耶

不如隨會　甚似王敦 左傳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智足使也宋史李師中傳師中始仕州縣邸報包拯參知政事或云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拯何能為今知

鄞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斯人也後二十年言乃信

終始無端

文子智圓者終始無端方錯流四達淵泉而不竭也　明紀編年劉基剛毅忼慨每遇急難計畫立就外人莫能測其機上甚禮重嘗稱為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

計畫立就

衆隱皆變

韓非子深智一物衆隱皆變注於一物智之能深則衆隱伏之物莫不變而露見

所見略同

左編先主與龐統從容宴語問曰卿為周公瑾功曹孤到吳聞此人密有白事勸仲謀相留有之乎統對曰有之備歎息曰孤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其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

張蓋獲矢

觸網舉鈴

宋畢再遇傳赫舍哩部統兵復至攻城矢盡再遇令人張青蓋往來城上金人意其主兵官爭射之須臾矢集樓墻如蝟獲二十餘萬　五代

史錢鏐世家楊渥將周本陳章圍蘇州鏐遣其弟鋸鏢救之淮兵爲水柵環城以銅鈴繫網沉水中斷潜行者水軍卒司馬福多智而善水行乃以巨竹觸網淮人聞鈴聲遽擧網福乃過

有國無國 **成城傾城** 鬻子有國無國智者治之 詩哲夫成城哲婦傾城

過人數等 **與水一般** 宋史孫覺傳時呂惠卿用事神宗詢於覺對曰惠卿辨而有才過於人數等特以為利之故屈身於安石安石不悟臣竊以為憂神宗曰朕亦疑之其後果交惡　朱子或問仁字如人釀酒酒方微發時帶些温氣便是仁到發得極熱時便是禮到得熟時便是義到得成酒後却只與水一般便是智

發多 **奇中** **貴不可言** 左編宋盧多遜博涉經史聰明强力文辭敏給好任數有謀略發多奇中 梁高祖本紀初為衛軍王儉東閤祭酒儉一見深相器異請為戶曹屬謂廬江何憲曰此蕭郎三十內當作

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

君即陳平　自比子貢

北史周廣川公孫深傳齊神武此蒲坂分道其將竇泰趨潼關周文帝將襲泰問策於深深曰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竇性躁急必來決戰高歡持重未即救之則竇可擒也軍遂行果獲泰齊神武亦退深又說文帝進取弘農復赴之文帝大悅謂深曰君即吾家陳平也　晉書王衍傳衍既有儁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

養賢獵吾

說苑趙簡子獵於晉山之陽撫轡而歎曰吾有食穀之馬數千多力之士數百欲以獵獸也吾恐鄰國養賢以獵吾也智哉簡子善反其身

聽士納室

南史裴矩傳煬帝幸江都時從駕驍果數有逃散帝憂之以問矩矩曰今車駕留此已經二年驍果之徒盡無家口人無匹合則不能久安臣請聽兵士於此納室帝大喜曰公定多智此奇計也因令矩檢校為將士等娶妻驍果等咸悅相謂曰裴公之惠也

莫喪羊

舌必滅若敖 左傳叔向娶于申公巫臣氏生伯石伯石始生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豺狼之聲也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又楚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

布囊盛土　采綖縫裾 晉書祖逖傳帝嘉逖勳使運糧給之而道遠不至軍中大饑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偽為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既獲米謂逖士衆豐飽而胡戍飢久益懼無復膽氣　後漢書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乃使虞詡為朝歌長詡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收得百餘人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數百人又潛遣貧民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綖縫其裾為識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

智四

入智謀先見

原心符 文子神者智之役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符智公則心平 **鷦鷯** 莊子鳥莫智於鷦鷯注燕也 **增水神** 性理黄勉齋曰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 **文與** 國語智文之與也 **原思鱸魚** 晉書張翰為齊王所辟因秋風起忽思鱸魚曰大丈夫所貴適意耳遂棄官歸江東俄而齊王敗人謂翰有先知之明 **葵能衛足** 左傳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多財則損** 漢書疏廣曰子孫賢而多財則損其智 **增剔吐汙面** 世說補王右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大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事都忘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剔吐汙頭面被褥詐熟眠敦論事造半方意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縱横信其實熟眠于是得全於時稱其有智

不如用梟 史記魏世家秦破魏及韓趙魏將干木子請予秦南陽以和蘇代不可魏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矣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

手版擊幘 晉書溫嶠傳嶠補丹陽尹懼錢鳳為之奸謀因王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因偽醉以手版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眞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為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横流出閤復入如是再三然後即路及發後鳳入說敦曰嶠與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必可信敦曰太眞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由是鳳謀不行

水晶燈籠 宋孫道夫傳道夫出知蜀州遇事明了人目為水晶燈籠

籠東軍士 通鑑宇文泰與侯景合戰泰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泰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抶泰背罵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

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人捨之而過注籠東沾濕貌也如衣服之沾濕然

不後子房 晉書張賓字孟孫嘗謂昆弟曰吾智算見識不後子房但不遇高祖耳

海內奇士 三國志臧洪傳張超請洪為功曹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謂超曰聞弟為郡守政教威恩不由己出動任臧洪洪者何人超曰洪才略智數優超超甚愛之海內奇士也

一舉雙虎 史記張儀列傳陳軫曰卞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鬬鬬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為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鬬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

不能鬬力 史記項羽本紀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能鬬智不能鬬力

百錢盡紅 天中記南俗尚鬼狄

武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有廟神甚靈青遽為駐節而禱之因祝曰勝負無以為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則盡錢面左右諫止儻不如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已而揮手倏一擲則百錢盡紅矣於是舉軍歡呼聲振林野武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即隨錢疎密布地而釘帖之加青紗籠復手自封馬曰俟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及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面錢也

岳侯神算 宋岳飛傳飛移屯鄂命招捕楊幺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飛袖圖示浚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許之果八日而賊平浚歎曰岳侯神算也

丹穴之人 爾雅距齊州以南戴日為丹穴丹穴之人智

不流則腐 藏書宋張詠嘗謂李畋曰大小之事皆須用智智猶水也不流則腐

峻亡其膽 後漢書寇恂傳隗囂將高峻遣軍師

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斬之峻即日開城門降諸將請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

易衣而遁

隋書尒朱敞字乾羅齊神武韓陵之捷盡誅尒朱氏敞小隨母養於宮中及年十一自竇而走至於大街見童兒羣戲者敞解所著綺羅金翠之服易衣而遁追騎尋至初不識敞便執綺衣兒比究問知非會日已暮由是得免

兵不血刃

三國志孫權傳趙咨使魏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帝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

脫鞾露金

明王逵椒宮舊事郭妃弟德成嘗入禁內上以黄金二錠置其袖曰第歸勿宣出德成敬諾比出宮門納鞾中

佯醉脫鞾露金闕人以聞上曰吾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闕嚴密如此藏金而出非竊耶且吾妹侍宮幃吾出入無間安知上不以相試衆乃服

下馬三呼

藏書宋張詠初至蜀一日合軍大閱始出嵩呼者三詠亦下馬三呼遂攬轡行衆不敢譁

鎭州趙學究

左編宋太祖以周軍數千與南唐皇甫暉姚鳳遇於清流關隘路周師大敗翌日太祖虜暉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鎭州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計村民有爭訟者多詣以決曲直太祖微服往訪之

白衣者無他

晉書孔坦傳蘇峻破姑孰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既而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時人稱其先見

智五

入智謀先見

增詩晉陶潛勸農詩曰悠悠上古厥初生人傲然自足

抱樸含眞智巧既萌資待靡因誰其贍之實頼哲人

原賦楚荀況智賦曰皇天降物以施下民或厚或溥常弗齊均桀紂以亂湯武以賢臣愚弗識願聞其名曰外勝敵者耶法禹舜而能弇迹者耶行為動靜待之而後適者耶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百姓從之而後寧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逵純粹而無疵夫是謂君子之智

增晉陶潛感士不遇賦曰咨大塊之受氣何斯人之獨靈禀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

增書魏阮瑀為武帝與孫權書曰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為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游不同吳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

增序唐柳宗元愚溪詩序曰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眞愚

增論漢劉向說苑權謀論曰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

謀慮而後考之於蓍龜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舉事而無遺籌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此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彼知事者亦尚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業廢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

知命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夫權謀有正有邪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其權謀公故其為百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為百姓也詐夫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誠而能興於其朝其四臣詐而誅於野誠者隆至後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知事而能於權謀者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亦權謀之術也夫知者舉事也滿則慮謙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舉而不陷也

宋蘇洵明論曰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　又辨奸論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

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　蘇軾魏武帝論曰世之所謂智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乎計之得失如斯而已矣此其為智猶有所窮唯見天下之利而為之唯其害而不為則是有時而窮焉亦不能盡天下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計而權之以人

增雜文唐韓愈送窮文曰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捩手覆羮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

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為奸欺不忍害傷

聰敏一

增爾雅曰肇敏也疏謂敏疾也　又曰蹶蹶踖踖敏也　釋名曰敏閔也進敘無否滯之言也故汝頻言敏曰閔也　易曰巽而耳目聰明　尚書曰聽德惟聰　又曰聰作謀　禮記曰耳目聰明血氣和平　周禮曰二曰敏德以為行本　國語單穆公曰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

昭　原史記曰人之所以尚干將鏌鋣者貴於立斷也所以尚騏驥者為其立至也必若歷日曠久絲氂猶能挈石駑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敏捷人之美材也　增子牙子曰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輳並進則明不蔽矣　魏劉劭人物志曰聰明秀出謂之英　又曰夫幼智之人材智精達然其在童髦皆有端緒　梁劉勰文心雕龍曰駿發之士心

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斷　性理朱子曰敏德云者彊志力行崇德廣業之事　元臨川吳氏曰敏不敏天也學不學人也天者不可恃而人者可勉也蟹不如螾駑可以及驥何也敏而不學猶不敏也不敏而學猶敏也

聰敏二

增皇甫謐高士傳曰蒲衣子者年八歲而舜師之　尸子曰周太子晉生八年而服師曠　家語曰銅鞮伯華

其幼也敏而好學　稗史曰魏文侯遣倉唐賜太子擊衣一襲敕倉唐以鷄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為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敕子以鷄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　戰國策曰文信侯欲使張唐相燕弗肯行少庶子甘羅請行之文信侯叱去甘羅曰夫項槖生七歲為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

於兹矣君其試臣奚以遽叱乃見張卿說而行之甘羅還報秦乃封羅以為上卿　稗史曰東方朔字曼倩父張夷字少平妻田氏女夷一千百歲顔如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時景帝三年也鄰女拾而養之三歲祕識一覽暗誦於口　王嘉拾遺記曰漢賈逵年五歲神明過人其姊韓瑶之婦聞鄰里諸生讀書日抱逵隔籬而聽逵靜聽無言年十歲乃暗誦六經姊謂逵曰吾家窮困不曾有學者入門汝安知天下有三墳五典而誦無

遺句耶達曰憶姊共抱達往籬下聽鄰家讀書今萬不失一乃剥庭中桑皮以為牋或題於扉屏且誦且記朞年經史遍通　後漢書曰黄琬早而辨慧年七歲時司空盛允有疾琬祖瓊遣琬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允發書視畢微戲琬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琬奉手對曰蠻夷滑夏責在司空允甚奇之　又曰孔融少有異才陳煒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慧乎李膺大笑曰髙明必為偉器　世說

曰徐孺子年九歲月下戲人或曰月中無物當極明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可不暗乎 異苑記曰蔡邕刻曹娥碑旁曰黄絹幼婦外甥齏臼魏武帝見而不能曉以問羣僚莫能知有婦人浣於江渚曰第四車中人解即禰正平也衡便以離合解之曰絶妙好辭四字也 一本作楊脩事

魏志王粲傳曰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棋局壞粲為覆之棋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

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彊記默識如此　秤史曰楊德祖為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搆榱桷武帝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即令壞之既竟曰門中活闊字王正嫌門大也　王瑱之童子傳曰近代有樂安任嘏者十二就師學不再問一年通三經鄉人歌曰蔣氏翁任氏童言蔣氏之門老而方篤任家之子幼而多慧　増三國志曰鍾會大傅繇小子也少敏慧夙成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

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　又曰先主遣伊籍東使於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即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籍之機捷類皆如此　又曰吳遣使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焉衆人皆集而秦宓未往諸葛亮累遣使促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溫曰在何方也宓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

頭在西方温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温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温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温曰何姓宓曰姓劉温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温曰日出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没於西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温大敬服　晉書曰陸雲與荀隠素未相識嘗會張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為常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

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騤騤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華撫手大笑　又曰劉曜幼而聰慧有奇度年八歲從元海獵於西山遇雨止樹下迅雷震樹旁人莫不顛仆曜神色自若元海異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　山堂肆考曰晉戴逵字安道總角時以鷄卵汁溲白瓦屑作鄭元碑又為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異故唐丁用晦芝田録序有學慙

鼠獄智之鷄碑之句　晉書曰苻融聰辨明慧下筆成章至於談元論道雖道安無以出之耳聞則誦過目不忘時人擬之王粲　通鑑曰劉穆之爲左僕射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內外諮禀盈堦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悉皆贍舉又喜賓客言談賞笑彌日無倦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校定　南史曰宋蕭琛經預御筵醉伏上以棗投琛琛仍取栗擲上正中面御

史中丞在座帝動色曰此中有人不得如此豈有說耶琛答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上笑說

又曰謝莊有口辯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答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為久離別沒為長不歸帝撫掌竟日又王元謨問莊何者為雙聲何者為疊韻答曰元謨為雙聲磝碻為疊韻其捷速如此初孝武嘗賜莊寶劒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

後爽叛帝因宴問勰所在答曰昔以與魯爽别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悦　又曰吳喜少知書領軍將軍沈演之使寫起居注所寫既畢闇誦略皆上口演之嘗作讓表未奏失本喜經一見即寫無所漏脱　又曰齊王儉領吏部客有姓譚者詣儉求官儉曰齊桓滅譚那得有君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其善據卒得職焉

又曰陸倕少勤學善屬文於宅内起兩茅屋杜絶往來晝夜讀書如此者數歲所讀一遍必誦於口嘗借人

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畧無遺脫　又曰陸從典幼聰敏年八歲讀沈約集見回文研銘援筆擬之便有佳致十二作柳賦其詞甚美從父瑜特所賞愛及瑜將終命家中墳籍皆付之　又曰庾杲之嘗兼主客郎對魏使使問杲之曰百姓那得家家題門帖賣宅答曰朝廷既欲埽蕩京洛剋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耳使縮鼻而不答　又曰劉歊生夕有香氣氛氳满室幼有識慧四歲喪父與羣兒同處獨不戲弄六歲誦毛詩論

語意所不解便能問難十二讀莊子逍遥篇曰此可解耳客問之隨問而答皆有情理家人每異之謂為神童

又曰劉顯幼而聰敏六歳能誦呂相絶秦書賈誼過秦論瑯琊王思遠吳國張融見而稱賞號曰神童　稗史彚編曰梁湘東王嘗出軍有人將婦從者王曰才媿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遂欲驅戰婦人徐君蒨為咨議參軍幼聰敏應聲曰項籍壯士猶有虞兮之情紀信成功亦資婦人之力　天中記曰梁任昉字彥升

幼而聰敏早稱神悟四歲誦詩數十篇八歲能屬文褚淵嘗謂遥曰聞君有令子相為喜之所謂百不為多一不為少　南史曰陳虞荔幼聰敏有志操年九歲隨從伯闡候太常陸倕倕問五經十事荔對無遺失倕甚異之　又曰虞寄少聰敏年數歲客有造其父遇寄於門嘲曰郎子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慚入謂其父此子非常人文舉之對不是過也

又曰顧野王七歲誦五經略知大指九歲能屬文嘗

制日賦領軍朱异見而奇之十二隨父之建安撰建安地記二篇　洛陽伽藍記後魏高祖舉酒曰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鍾御史中丞李彪曰沽酒老嫗甕注坻與缸同屠兒割肉與稱同尚書右丞甄琛曰吳人浮水自云工妓兒擲繩在虛空彭城王勰曰臣始解此是習字高祖即以金鍾賜彪朝廷服彪聰明有知甄琛和之亦速　原後魏書曰元順字子和任城王澄之子年九歲師事樂安陳豐晝夜誦書旬有五日一皆通利豐

奇之白王曰豐十五從師迄於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比江夏黄童不得無雙也王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爾

增北齊書曰邢卲字子才十歲能屬文聰明強記日誦萬餘言嘗因霖雨乃讀漢書五日略能遍記之嘗與右北平陽固河東裴伯茂河南陸道暉等至北海王昕舍宿飲相與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奴處旦日奴行諸人求詩不得卲皆為誦之奴還得本不悞一字諸人方之王粲　北史曰魏陸爽字開明少聰敏年九歲就

學日誦二千餘言齊尚書僕射楊遵彦見而異之曰陸氏世有人焉　又曰蕭大圜字仁顯梁簡文帝第二十子也幼而聰敏年四歲能誦三都賦及孝經論語　又曰薛冑少聰明每覽異書便曉其義常歎訓註者不會聖人深旨輒以意辨之諸儒莫不稱善　又曰裴安祖少聰慧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兄云鹿得食相呼而況人乎自此未嘗獨食　又曰李昶年十數歲為明堂賦雖優洽未足才志足觀見者咸曰有家風

也初謁周文周文深奇之厚加資給令入太學周文每見學生必問才行於昶昶神情清悟應對明辨周文每稱歎之　又曰念賢美容質頗涉經史為兒童時在學中讀書有善相者過學諸生競詣之賢獨不往笑謂諸生曰男兒死生富貴皆在天也何遽相乎　又曰北齊高浚年八歲謂博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為有神耶無神耶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須如字景裕不能答　又曰高孝瑜讀書敏速十行俱下覆棊不

失一道　又曰楊愔字遵彥聰記強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召問或單稱姓或單稱名無有悞者後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秃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麴障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

又曰李遠幼有器局嘗與羣兒為戰闘戲指麾便有軍陣之法郡守見而異之召使更戲羣兒散走遠持杖叱之復為向陣意氣雄壯殆甚於前郡守曰此小兒必為將帥非常人也　又曰柳慶字更興幼聰敏有器量

年十三因暴書父僧習試令慶於雜賦集中取賦一篇千餘言誦之慶立讀三遍便誦之無所漏　又曰韓褒少有志尚好學而不守章句其師怪問之對曰文字之間常奉訓誘至於商較異同請從所好師因此奇之

又曰隋李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三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歎異之徧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為天下偉器鄴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餘車馬不絶　又曰衣充少警悟年十餘歲其父黨至門時冬初充尚衣

葛衫客戲充曰袁郎子絺兮綌兮凄其以風充應聲笑曰惟絺惟綌服之無斁以是大見嗟賞　又曰薛世雄兒童時與羣輩戲輒畫地為城郭令諸兒為攻守勢不從令者輒撻之諸兒畏憚莫不齊整其父見而奇之謂人曰此兒當興吾家　又曰何妥少機警八歲遊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姓何是荷葉之荷為河水之河妥應聲答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為新故之故衆咸異之　又曰許善心幼聰明有思理所聞輒能記多聞

默識為當世所稱家有舊書萬餘卷皆徧通涉十五解屬文為牋上父友徐陵陵大奇之謂人曰此神童也

天中記曰隋吏部侍郎薛道衡嘗遊鍾山開善寺謂小僧曰金剛何為努目菩薩何為低眉僧答曰金剛努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薩低眉所以慈悲六道道衡憮然不能對

隋書曰劉炫強記默識莫與為儔左畫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

新唐書曰許王素節方羈丱即誦書日千言師事徐齊聃淬勉自彊

又曰章懷太子賢字明允甫數歲讀書一覽輒不忘至論語賢賢易色一再誦之帝問故對曰性實愛此帝語李世勣稱其夙敏　稗史彙編曰唐李百藥七歲能屬文齊中書舍人陸義常過其父德林宴集有說徐陵文者割瑯琊之稻坐客並稱無其事百藥進曰傳稱鄅人籍稻註云鄅國在瑯琊開陽縣人異之　又曰唐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長孫無忌徐世勣於朝堂中立語徐戲之曰吾所倚者何樹曰松樹徐曰此槐也何

得言松嘉隱曰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長孫復問之吾所倚何樹對曰槐樹長孫曰汝不復矯耶對曰何煩矯對但取其鬼對木耳　摭言曰王勃年六歲善屬文清才濬發構思無滯年十三省其父至江西會府帥宴於滕王閣府帥有壻善為文章帥欲誇之賓友乃宿構滕王閣序俟賓合而出為若即席而就者既會帥果授牋諸客諸客辭次至勃勃受帥既拂其意怒其不讓乃使人伺其下筆初報曰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帥曰此亦老生

常談耳次曰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帥沉吟移晷又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帥曰斯不朽矣　新唐書曰高儉字士廉以字顯敏慧有度量狀貌若畫觀書一見輒誦　又曰房𤣥齡居府出入十年軍符府檄或駐馬即辦文約理盡初不著槀高祖曰若人機識是宜委任每為吾兒陳事千里外猶對面語　又曰岑文本父之象仕隋為邯鄲令坐為人訟不得申文本年十四詣司隸理寃辨對哀暢無所詘衆屬目命作蓮花賦

文成合臺嗟賞遂得直性沈敏有姿儀善文辭多所貫綜李靖薦於帝擢中書舍人時顏師古為侍郎自武德以來詔誥或大事皆所草定及得文本號善職而敏速過之或策令叢遽敕吏六七人泚筆待分口占授成無遺意　又曰褚亮少警敏博見圖史一經目輒誌於心年十八詣陳僕射徐陵與語異之後主召見使賦詩江總諸詞人在席皆服其工　又曰蘇世長十餘歲上書周武帝帝異其幼問讀何書對治孝經論語帝曰何言

可道答曰為國者不敢侮於鰥寡為政以德帝曰善使卒學虎門館　又曰呂才子方穀七歲能誦經太宗聞其敏召見奇之賜束帛　天中記曰宋璟七歲能屬文八九歲時嘗夢大鳥銜書吐口中而吞咽之遂乖而直上倏忽驚寤猶若在胷間自後藻思日進靈襟益爽　皮日休松窗録曰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之子進見時年相若帝謂曰汝等各以所通取宜奏者為吾言之頲應聲曰木從繩則直后從諫則聖　開元傳信記曰

蘇瓌始未知頲常令與傭保雜作一日有客詣瓌候於廳事頲擁篲趨庭遺墜文書客取視之乃詠崑崙奴詩也其詞云指頭十挺墨耳朶兩張匙客心異之久之瓌出客詠其詩并言形貎問瓌何人非足下宗族庶孽耶瓌備言其事客驚賀之請瓌加禮收舉必蘇氏令子也瓌稍親之有人獻兎懸於廊廡瓌召頲令詠之即應聲曰兎子死蘭彈將來挂竹竿試將明鏡照無異月中看瓌大驚奇　明皇雜録曰蘇頲纔能言有京兆尹過瓌

既去瓌命詠尹字乃曰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　新唐書曰韋安石子陟與弟斌俱秀敏異常童安石晚有子愛之神龍二年安石為中書令陟甫十歲授温王府東閣祭酒朝散大夫風格方整善文辭書有楷法一時知名士皆與游　又曰李邕既冠見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徧願一見祕書嶠曰祕閣萬卷豈時日能習耶邕固請乃假直祕書未幾辭去嶠驚試問奥篇隱帙了辨如響嶠歎曰子且名家　又曰王維字

摩詰九歲知屬辭客有以按樂圖示者無題識維徐曰此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　七步

脩類稾曰史育唐開元中上書自薦能詩謂子建七步臣五步之内可塞明詔明皇試以除夜上元等詩遂應口而出除夜云今歲今宵盡明年明日來寒隨一夜去春逐五更迴氣色空中改容顔暗裏催風光人不覺移入後園梅上稱賞授左監門衛將軍詩話皆以為王涯者殊失考索　唐書曰明皇封泰山劉晏始八歲獻頌

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即授太子正字公卿邀請旁午號神童名震一時　明皇雜錄曰玄宗御勤政樓大張樂羅列百妓時教坊有王大孃者善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狀瀛洲方丈令小兒持絳節出入其間歌舞不輟時劉晏以神童為祕書正字年十歲聰悟過人玄宗召於樓中簾下貴妃置於膝上為施粉黛與之巾櫛玄宗問晏曰汝為正字正得幾字晏曰天下字皆正惟朋字未正得貴妃復令詠王大孃戴竿

旻應聲曰樓前百戲競爭新唯有長竿妙入神誰謂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著人玄宗與貴妃嬪御歡笑移時聲聞於外因命牙笏及黄文袍以賜之　唐書曰李泌七歲知為文玄宗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升坐詞辨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俶跪奏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既至帝方與燕國公張說觀弈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

願開其略說因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賜束帛敕其家曰善視之　又曰朱泚謀逆駕幸奉天時天下叛亂機務填委徵發指縱千緒萬端一日之内詔書數百陸贄揮翰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經思慮既成莫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胥吏簡札不暇同舍皆伏其能　舊唐書曰蕭穎士四歲屬文觀書一覽即誦嘗與

李華陸據遊洛龍門共讀誦路傍古碑穎士一閱即能誦華再閱據三方能記之議者以三人才格高下亦如此　唐書曰柳公權從幸未央宮帝駐輦曰朕有一喜邊戍賜衣久不時今中春而衣已給公權為數十言稱賀帝曰當賀我以詩宮人迫之公權應聲成文婉切而麗詔令再賦復無停思天子甚悅曰子建七步爾乃三焉　北夢瑣言曰李德裕幼神俊憲宗賞之坐於膝上父吉甫每以敏辨夸於同列武元衡召之謂曰吾子所

嗜何書意欲探其志也德裕不應翌日元衡詰吉甫因戲曰公誠大癡耳吉甫歸責之德裕曰武公身為帝弼不問理國調隂陽而問所嗜書者成均禮部之責也其言不當所以不應吉甫復告元衡大慚由是震名　桂苑叢談曰太保令狐相出鎮淮海日支使班蒙與從事俱遊大明寺之西廊忽覩前壁題云一人堂堂二曜重光泉深尺一點去氷旁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然添却雙鈎兩日全諸賓幕覩之皆莫能辨獨班

文使曰一人非大字乎二曜者日月非明乎尺一者寸土非寺乎點去氷旁水字二人相連天字不欠一邊下字三梁四柱烈火然無字添却雙鈎兩日全比字乃大明寺水天下無比也衆皆恍然曰黄絹之奇智亦何異哉　宣室志曰劉遵古太和四年節度東川借書千卷忽水至書盡濕曝之得周易正義其卷末有題云上元二年三月十一日因讀周易著此正義從兹易號十之三至一人八千口當有大水飄溺因得舒展曬曝衡陽

道士李德初劉閲之歎異因徧示賔掾有掌書記思而得之曰自上元至太和凡十三改號一人八千口者蓋太和字也唐肅宗以上元紀元文宗以太和紀元云

唐書曰陸扆工屬詞敏速若注射然一時書命同僚自以為不及昭宗優遇之帝常作賦詔學士皆和獨扆最先就帝覽之歎曰貞元時陸贄吳通元兄弟善内廷文書後無繼者今朕得之　冊府元龜曰李琪年十三詞賦詩頌大為王鐸所知然亦疑其假手一日鐸召父穀

讌於公署密遣人以漢高祖得三傑賦題就其第試之琪援筆立成賦尾云得士則昌非賢罔共龍頭之友斯貴鼎足之臣可重宜哉項氏之所以亡一范增而不能用鐸覽而駭之曰此兒大器也將擅文價　五代史曰趙犨幼與羣兒戲道中部分行伍指顧如將帥雖諸大兒皆聽其節度其叔父文見之驚曰大吾門者此兒也

又曰張策少聰悟好學通章句父同居洛陽敦化里浚井得古鼎銘曰魏黄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同以為

奇策時年十三居同側啓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又改黄初是黄初元年無二月也銘何謬耶同大驚異之 稗史曰梁灝小角時從其父入府中畢士安時為郡見而問其父曰此子亦讀書耶曰甫就學又問曽學對句否曰其師嘗教之乃指壁間鸚鵡能言爭似鳳句曰此句無人對得灝應聲曰蜘蛛雖巧不如蠶畢大驚異又別本作王元之事 宋史曰楊億生時有毛被體長尺餘經月乃落七歲能屬文年

十一太宗聞其名詔送闕下入對連三日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太宗深加賞異命内侍都知王仁睿送至中書又賦詩一章宰相驚其俊異削章奏賀 又曰錢勰知開封府老吏畏其敏欲困以事導人訴牒至七百勰隨即剖決簡不中理者緘而識之戒無復來閱月聽訟一人又至呼詰之曰吾固戒汝矣安得欺我其人謕曰無有勰曰汝前訴云云吾識以某字啓緘示之信然上下皆驚詫 又曰馮京為郡守諸縣公事至即歷究之

苟與縣牘合而處斷麗於法者呼法吏決罪不以付獄報下捷疾一無壅滯人服其敏云　山堂肆考曰宋蘇州童子劉少逸年十一其師潘閬携見長洲宰王元之吳縣宰羅思純因以所作贄二公二公名重當時疑所贄假手未之信因與聯句略不淹思思純曰無風煙燄直少逸曰有月竹陰寒思純曰日移花影侵棋局少逸曰風遞花香入酒樽元之曰風雨江城暮少逸曰波濤海樹秋元之曰一回酒渴思吞海少逸曰幾度詩狂欲

上天二公驚異聞於朝賜進士及第　天中記曰郢州別駕黄泳年三歲書一過目輒成誦大觀二年應童子科赴闕引見徽宗摘毛詩如南山之壽以發誦泳應聲曰不騫不墜上以崩字為問對曰詩人之言不識忌諱臣安敢復道上大悦乃命歴見後宫爭遺以金錢果餌越明年賜五經及第　宋史曰胡安國弟婦生寅以多男欲不舉安國妻夢大魚躍盆中急往視遂取而子之寅少時桀黠難制安國閉之空閣閣有雜木寅盡刻為

人形安國乃置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寅悉成誦 又曰姚鉉幼子稱俊頴美秀頗善屬辭父鉉紀其事為聰悟録人多傳之 金史曰阿里罕為人聰敏辨給凡一聞見終身不忘始未有文字祖宗族屬時事並能默記與色格同脩本朝譜牒見人舊未嘗識聞其父祖名即能道其部族世次所出或積年舊事偶因他及之人或遺忘輒一一辨析言之有質疑者皆釋其意義世祖嘗稱其強記人不可及也 元史曰唐仁祖少頴悟父

歿母教之讀書通諸方語言尤邃音律中統初詔諸貴冑為質帝親閱之見仁祖曰是唐古直孫耶聰明無疑也　又曰岳柱方八歲觀畫師何澄畫陶母剪髮圖指手中金釧曰此物可易酒何用剪髮澄驚異即易之又曰劉因天資絶人三歲讀書日記千百言甫弱冠才器超邁初為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　又曰陳櫟字壽翁生三歲祖母吳氏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五歲入小學即涉獵經史七歲通進士

業十五鄉人皆師之　明沈瑞謙明良錄略曰宋濂生
六歲為詩歌有奇語人呼為神童　洪武實錄曰劉基
幼敏悟絶倫讀書過目輒領其要嘗於都市書肆見天
文書一帙借閱之翌日談論若流其人大驚欲以授基
基弗受曰巳得之矣　又曰吳伯宗金谿人洪武四年
進士第一嘗御製十題命賦之伯宗援筆立就詞語峻
潔上嘉其才敏賜織金錦衣　陳洽傳曰洽洪武中授
兵科給事中嘗奉命閱軍一過輒識面目記姓名有再

至者輒叱去帝嘉其能賜金織衣一襲　張芹備遺録曰方孝孺自幼精敏絶倫瞳炯炯如電日讀書積寸

堯山堂外記曰明解縉自幼能言即穎敏絶人郡守令至其家或抱置膝上應聲成文皆錯愕驚歎一日婦翁某過其家解父抱縉出置椅上婦翁云父立子坐禮乎縉答曰嫂溺叔援權也翁又曰何緣得佳偶縉答曰有幸遇良媒翁奇之遂姻焉　王文禄龍興慈記曰刑部尚書開濟聰敏明辨聖祖於午門見羊倡二句濟續曰

昨日方過九月九今朝又見兩重陽侍遊後苑聖主倡曰枾子熟綿綿不落待何年諷退也濟續曰因沾恩露重寧碎玉墀前　呂震傳略曰震有精力能彊記才足以濟其為人凡奏事他尚書皆執副本又與左右侍郎更進迭奏震兼户禮兵三部奏牘益多皆自專奏侍郎不與也情狀委曲千緒萬端背誦如流未嘗有悮嘗扈北狩帝見碑立沙磧中卒從臣讀其文後一年與諸文學臣語及碑詔禮部遣官往録之震言不須遣使請筆

札帝前疏之帝密使人拓其本校之無一字脫誤者

武宗實録曰李東陽生四歲能作徑尺大書景皇召見抱置膝上且試之書賜果及鈔六歲八歲兩召見試對偶講書大義稱旨賜皆如初命肄業京學　明紀曰何景明八歲能屬文十五舉於鄉形貌短小且禿筓也宗藩貴人爭覔視所至人遮道弗得過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七